

# “一号方案”

在行动

●沈霞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YHFAZXD

# “一号方案”

320941

# 在行动

●沈霞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书 潮  
装帧设计：丁 明

“一 号 方 案” 在 行 动  
沈 霞 著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禁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.375 插页：2 字数：180,000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0200

定价：3.60元

ISBN 7-5396-0448-4/I·389

## 目 录

引 子 .....	1
第一 章 边境线上 .....	4
第二 章 派遣前夜 .....	11
第三 章 寻找方向 .....	20
第四 章 真假难分 .....	28
第五 章 不速之客 .....	38
第六 章 异国情思 .....	47
第七 章 姐妹中毒 .....	61
第八 章 谁是凶手 .....	70
第九 章 塔山接头 .....	84
第十 章 古刹交锋 .....	93
第十一 章 航行途中 .....	102
第十二 章 丽州小岛 .....	110
第十三 章 小船夜泊 .....	117
第十四 章 将计就计 .....	126
第十五 章 立体路面 .....	137
第十六 章 启用 0 4 .....	145
第十七 章 蛛丝马迹 .....	155

<b>第十八章</b>	如此技师.....	163
<b>第十九章</b>	驱车夜谈.....	171
<b>第二十章</b>	引蛇出洞.....	183
<b>第二十一章</b>	701调试 .....	192
<b>第二十二章</b>	深入虎穴.....	203
<b>第二十三章</b>	部署战斗.....	214
<b>第二十四章</b>	排除险情.....	224
<b>第二十五章</b>	山鸡落网.....	236
<b>第二十六章</b>	幻想覆灭.....	247

## 引子

余音古调歌明立山翠。今曲清风扬。此其根武事早印这个  
人。丁家世李成山翠。山中急处生风。是于。胡  
从。风生。日落群山同家明群生风。而舞土登舞业曾器  
土风。新柳枝。舞风山歌。来去皆里舞繁山台舞  
甲人育精神风。国歌银羊青土莫有分五。舞大欢音穿里手舞  
口口。苏故。而斯斯歌是全舞王乙是只。来去皆舞业曾器。口

1980年，仲夏之夜。

中国南部与M国交界的边境线上，有一个死寂般的城市，这就是临南海西岸的H市。

夜色，张开了翅膀，扑向漆黑的大地。

连绵的群山，翠绿的椰子林，仍然是热浪滚滚，仿佛要把这座埋在峡谷中的山城烤焦似的。地上的热气升腾而上，使人闷热得喘不过气来。

不一会，狂风卷动着乌云，银蛇般的闪电，掠过山谷，滚滚雷鸣，从遥远的天际扑来，豆大的暴雨，铺天盖地哗哗而下。

H市西郊一角，电光闪处，有一辆陈旧的黑色轿车，在暴雨里穿过芭蕉覆盖的小路，拐了几道弯，驶向一座铁门紧闭的低矮的花园别墅。

车门打开，跨出车厢的是位军人。他，年纪五十上下，身高有1米80，宽肩膀，长方脸，两道浓眉锁住高大的鼻梁，上面架着一副茶色眼镜。他的脸色焦黄，额上布满皱纹，但那笔直的腰杆，配上那套草黄色薄呢军官制服，倒还显得挺有精神。他在暴雨中迅速跨上台阶，拉开玻璃大门。

这军官，就是国防部情报处的S上校。刚才，他得到C国的情报：从卫星上发现，在中国西北部某市郊区上空，有一

一个新的军事发射基地。N上将命令，要他立即把照片带给他。于是，S上校急冲冲坐上汽车赶来了。

沿着地毯登上楼面，N上将的房间半掩着门。狂风，从窗台的缝隙里钻进来，把窗帘卷得高高起舞。这时候，N上将手里拿着放大镜，正伏在桌上看军用地图，忽听得有人叩门，迟缓地抬起头来，只见S上校全身湿漉漉的，站在门口发愣。

“啊，你来了，快，进来，进来！”

N上将挪动着身子，从转椅上站起身，走到墙边随手扭亮吊灯，一下子，屋里照得似白昼一般。

S上校跨进门去，站到屋中央，向N上将恭恭敬敬地敬个礼。他，简直象一根笔直的木头，钉在地上动也不动。

“坐下，坐下，照片带来没有？”N上将的话语是缓慢而随和的，喉咙的发音有点沙哑。他一边微笑着，一边伸手往沙发上一指，意思是让S上校坐下来谈。

“带来了。”S上校轻轻舒了口气，压低了嗓门说着，朝沙发上一坐，便急忙拉开皮包，取出一帧彩色照片。

N上将坐在S上校身边，取过照片，仔细凝视着。

“这照片是谁提供的？”

“C国大使馆。”

“你们研究过没有？”

“研究过了，从这个基地的规模和架起的高压电缆线看，这是刚搞起来的发射基地。”

N上将拿着斑斑驳驳的彩色卫星照片，放在灯光下，仔细看着，说：“这里可能是军事目标，有指挥部。”

“是呀！卫星拍摄的照片，通过遥感中心处理以后，功

效极好，据说在周围几十公里的地面上，可以把零点三平方米的物体，摄得清晰无遗；比如海洋上的木片，公路上的汽车轮胎痕迹，都可以摄下。”

得意洋洋的S上校，向N上将介绍了一番照片的功效以后，突然紧锁起眉头，脸上隐约地流露出一丝焦躁不安的神色。接着他说：“中国这一发射基地，对我们来说，无疑具有极大的威胁。我们考虑……”

N上将的眼里，闪出了火光。他把照片往桌上一掷。打断S上校的话：“你们考虑什么？你这卫星照片，只能给我们提供工作信息，决不可能获得数据！至于对付他们的办法，就要靠你的智慧了！”

S上校沉思了片刻，吞吞吐吐地、但又感到很有把握地说：“是呀！它不能获得数据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我们已经考虑了，这是制订的一号方案。”说着，他从包里取出一份天蓝色封皮的绝密文件，递给了N上将。

N上将仔细看了一遍，干咳了一声，赞同地点点头说：“可以试试，但要定期完成，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！”说完，忽而若有所思地补充说：“为了不被敌人察觉，在01号方案后面，再加一个监视哨，明白吗？”

S上校眼前似乎闪出一片光亮，象施展一条妙计似的点了点头，肯定地说：“好，我马上部署！”

S上校离开N上将寓所时，窗外的狂风，越刮越猛，暴雨倾注。不知从哪里钻进一阵尖厉的风，把N上将放在桌上的一号方案，腾空卷起吹落到了地上。楼下庭院中传来一阵隆隆的马达声，S上校的那辆黑色轿车，轮子碾过泥潭，溅起一片水浆，飞速隐没在乌天黑地的暴风雨之中。

大平三日零时过境，上面银色里含着月光的光辉，皎洁的  
月光下，山林中，雪地上，一切显得那么静谧。

## 第一章 边境线上

1

半年后的残冬，荒无人烟的边境线上。

夕阳刚被群山吞没，白雪皑皑的山岗上，就涂上了一层  
灰黯色的薄雾。夜色，变得越来越浓，渐渐起伏的山峦，无  
边无际的树林，轮廓朦胧了，暗淡了，灰黑了，全都隐没在  
寂静的雪夜之中。

山坡上，有一条视线难于看清的小道，被茫茫森林遮盖着。  
远处，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，和沙沙的松涛声混杂一起，  
隐隐地从低弱变得清晰起来，而且越来越近。丛林深处，透出  
一道忽暗忽明的电光。最后，终于看清了是一支边防军巡逻小分队，正沿着冰柱穿梭的丛林深处的山间小路，  
“咔嚓”、“咔嚓”地踩着冰雪，向703高地行进。

这里，离边境线只有三华里，茫茫林海，峰回路转，是  
一片寂静的荒僻之地。703高地，犹象一个冰浇雪塑的巨人，  
耸立在夜空的群峰之巅。那座高冲云霄的防火瞭望塔，在苍  
茫的夜色里只能显现出一个朦胧黝黑的虚影，它象一名忠  
实的卫士，时刻守卫在祖国的边防，保卫着原始森林的安全。  
在这两座高山中间，是一条狭窄的万丈深谷，旁边就是两国  
边境线上的防火道。

再。丛林深处，沼泽地里覆盖着的枯枝残叶，随着年月增长，堆得足有两尺多高，残叶表层，积起了半尺多厚的冰块，把那盘根错节的树根，严严实实地封住，爆出了无数条凹凸不平的、冰棒形的痕迹，向着树杆四周延伸……。

“咔嚓咔嚓”的脚步声，渐渐临近，电棒的光亮，朝着森林小道的四周交叉扫射着。

一阵狂风扑来，把巡逻的边防军战士吹得倒退好几尺。走在前面的边防军战士小丁，穿着厚实的羊皮军大衣，头戴风雪大盖帽，帽沿紧裹着两颊，脸上架一副风镜，扎得紧紧的双层口罩，已经结起一层薄冰。他肩背冲锋枪，每朝前跨出一步，都要仔细观察雪地上有没有异常的痕迹。

大风，把冰上的残雪吹散了，洼洼坑坑，高低不平，要发现人为的痕迹，真是难啊！

走着，走着，小丁突然扑倒在地，脸孔贴着地，把电棒扭亮，斜照地面，仔细搜索。因为他发现结了冰块的雪地里，仿佛有动物的脚印。这时候，他摊开手朝身后一招，压低了嗓门说：“注意，有情况！”随着小丁的声音刚落，跟在他后面的边防军，都快速反应，机警地猫着腰，朝着前后左右观察起雪地里的点点滴滴痕迹来了。

“快看，这是什么脚印？”小丁弯下身子，指着大树旁一行脚印说。

战士们都扑在地上，仔细观察着。

瘦瘦的年青边防军战士小张说：“我看不象是野兽脚印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小丁问。

“这些脚印，乍看起来，好象是豹子脚迹，但仔细分析

却又不象。因为豹子跑路轻捷，脚印不会踩得那么深，再说，豹子的两只前脚是同时着地的，而这些脚印却是杂乱无章，前脚不是同时落地，有轻有重，雪上的痕迹，又是有高有低，我看，很有可能是伪装野兽的脚印，派遣特务搞的鬼把戏。

“对，小张说得对！赶快分散，隐蔽搜索。”  
刹那间，一支边防军队伍象解了肢似的，飞快分散到森林的隐蔽处，沿着大树身旁，跟着脚印，分片搜索前进。

## 2

一片银白色的森林里，树枝上挂满了数不尽的冰凌，茫茫林带，白雪皑皑。小丁牵着警犬，顺着那条隐隐约约的脚印，向前跟踪着，搜索着。  
突然间，脚印模糊了，消失了。小丁带着小张，来到一棵参天大树下，拐了道弯，走进了山崖下的一个石洞，电光深处，只见洞边残留着一片焦土。警犬仰天汪汪狂吠，朝前猛窜而去。小丁，凭借着他平时训练的常识，知道可能有敌情。因为，在寒冬腊月，冰雪封山季节，不可能有山民在这里逗留取暖，一定是越境分子留下的痕迹，说不定，敌人就在山洞周围！想到这里，小丁机警地伏在大树背后，朝那石洞望去，只见焦土旁边，还有几片焦木。他冲上去一看，石洞口的冰窟里，有两只空的食品罐头。

“注意，有情况！”小丁心里一怔，准是有越境特务！他连忙打出信号，手里光亮的电棒，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，这是紧急信号，它告诉战士们，赶快扇形靠拢，集中兵力，抗击敌人。

很快，仅仅在几秒钟内，战士们从四面八方的隐蔽点里，飞速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奔来。

弯弯曲曲的石洞，阴暗而潮湿，里面成了冰窟。墨黑的岩石，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化，已经斑斑剥剥，洞壁倾斜，象要倒塌似的。

战士们跟着脚印，紧握着枪，一步一步走进洞里，发现通道的拐角处，石垒堆积的地上，留下一堆鸡骨，焦木旁边还有半块未曾点燃完的晶体燃料，一只食品空罐上，印着几行外文。

“快打开电台向上级报告！”小丁的命令刚下，班长小赵，就已打开报话机，对着话筒说：“102，102，现在05向你报告，703高地发现敌情，703高地发现敌情，距瞭望塔东南方向两公里，有越境分子活动迹象！请回话！”

电话里，传出一阵清脆宏亮的声音：“102知道，102知道，请保护现场，搜索敌人，我们马上出动，有新情况随时联系！”

天色已经黑尽了，起伏不平的山峦，在茫茫的冬夜里，隐隐地露出灰暗不清的轮廓。山脚下的小路上，一辆越野吉普，发出强烈的吼声，正沿着山岗，向703高地飞驶。

越野吉普的车厢里，坐着边防军政委李丈冰。他身材高大，穿一套墨绿色边防军军官呢制服，外面披着军黄色大衣。坐在他身边的是个个子瘦小而挺精干的公安局长夏克农。车轮在山崖边的公路上飞驶，上坡下坡，翻山越岭，颠

### 3

簸得十分厉害，几乎把他们从座位上颠得抬起头来。

李丈冰吸了口烟，双眼朝着窗外黝黑而飞驰的山岗，呆呆地看了一阵子，然后对夏克农说：“老夏，我觉得现在的敌情有了变化，过去他们搞边境派遣，一般都在‘青纱帐’季节，秋夏之交，漫山遍野全是绿纱，那时候，偷越过来的家伙容易隐蔽，可现在呢，寒冬腊月，到处冰天雪地，光溜溜的，不是来送命又是什么呢？我真不知道他们下的什么棋？”

夏克农径径抚摸着警犬的脖子侧过脸去朝李丈冰淡淡一笑，加重了语气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这棋子，叫作孤注一掷，反其道而行之。的确近来他们的派遣规律，变了，对策变了！过去，他们认为在‘青纱帐’季节，派遣过来，容易隐蔽，而万万没有想到，派一个，抓一个，派得多，抓得多，知道我们的边境线，警戒很严，无法从这里渗透到内地去，怎么办？他们研究了对策，春、夏、秋季不敢轻举妄动，于是改变了对策，认为我们估计敌人冬天不会搞派遣，无非是让我们出其不意罢了！”

李丈冰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出其不意，当然是个战略问题，我们对付敌方也是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！但是，在边境线内40公里方圆是无人区，难道敌人行动就不怕会自我暴露吗？”

“那不一定，敌人搞这种边境派遣，一般都是丢卒保帅，有时也有可能是声东击西。他们广种薄收，丢了几个小卒，只要能有一颗过河，便是极大的胜利！可倒霉的还不是小卒！”夏克农说着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吉普车打亮了大光灯，在“S”形的险路上倾斜地绕了

一圈，在紧靠山崖边的石洞旁，“咕”地刹住了车。

这时候，守在那里的边防军战士的电筒光亮，已经射过来。坐在驾驶室的技术员小张，牵着警犬，先跳下了车。

“报告政委，刚才我们在石洞里发现残留的罐头和焦木，经过搜山，又在前面三百公尺洞边，搜获一具男尸！”小丁朝李丈冰行了个军礼，利索地站在他面前说。

“尸体在哪里？”夏克农说。

小丁朝前面墨黑的山巅指了一指。

“走！咱们去看看！”李丈冰说着，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。

#### 4

警犬竖起耳朵，奔到树下，嗅了嗅那堆焦木，转了几个圈，很快朝东北方向的小路上奔去。突然间，在岩石洞边停住了。它双脚扒着土，仰首汪汪直叫。

李丈冰猛一挥手，带了边防军战士追到洞边，只见地上躺着一具冻僵了的男尸。

几道集光灯汇合到现场，人们看清了这具男尸约莫三十来岁，四方脸，黑眉堂，身穿黑色皮茄克，脚上穿一双特制皮鞋。手上也套了一双同样模式的皮靴。

“这显然是伪装野兽脚印特制的！你们搜查过尸体没有？”夏克农指着男尸的皮靴，问边防军小丁。

“搜查过了，身上搜出一把匕首，一支四吋加拿大马牌手枪，还有……”小丁说着，从马桶包里取出指南针，食品罐头，晶体燃料，伪造的证件，照相机，微型发报机、人民币等。

李丈冰仔细看了看搜出的物品，检起一只食品罐头，细细看了上面的外文，笑着说：“这罐头是香港的。看来，他们怕暴露马脚，在故意制造假象！”说着，站起身来，对夏克农说：“夏局长，我看，他们派这么个小卒过来，只不过是个信号，潜入的敌人是不是就是这一个，现在还很难说，我看，必须立即封山，全面搜索。”

“对！我也这样想！”

“报告政委，尸体的帽子夹层里发现一张小纸。”小丁把一片白纸递到李丈冰面前。

李政委仔细看了一下，沉思片刻，交给夏克农，轻轻地问：“你看看，可能有密写！”

夏克农接过小纸，赞同地点点头说：“对，很有可能！即使不是密写，里面会不会有显微点？不然的话，那么一片小纸，还这样值得大惊小怪，缝在帽子夹层里？”说着，把它交给了技术员小张说：“你赶快回去，马上化验！”

小张正要跳上车去，夏克农忽然又把他叫住：“等等，还有，你回局以后，立即叫办公室通知各地联防组织，出动队员全面封山！”

“是！”

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山下驶去。

不一会，一发绿色信号弹，掠过群山，飞向高空，把山巅映照得如同白昼。山脚下，山岗上，蜿蜒的公路上，到处燃点起火把，它象一条长龙，星星点点，弯弯曲曲，从远处飘来！接着，嘈杂的人声，喊叫声，压倒了风涛的吼叫，整个山村沸腾起来了。

李丈冰走到山坡上，双手叉着腰，眺望着山下龙灯似的

长阵，轻轻舒了口气。他想，边区的群众多么真心实意，这样冷的天，只要我们一声号令，都一齐出动，有了这样的联防组织，敌人再狡猾，我们也不怕！他高兴地拉着夏克农指着山下的长龙说：“老夏！咱们下去吧！”

## 第二章 派遣前夜

时轮朝前移转三天，那是“黑猴”被派遣进入中国的前夜。呼啸的北风，象发疯似地临空扑来，摇撼着森林，震撼着大地，把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卷去。

万牛山，象一道天然的屏障，矗立在群山之巅。山腰深处，从那弯弯曲曲的岩石缝隙里，隐约地闪出点点灯光。

这就是哨所的隐蔽射击点。射击卢是一排狭长而潮湿的峭壁，一条隧道沿着石阶环形而上，翻过两道山峦，便忽然开朗，现出了一座钢筋水泥浇铸的小楼，它时刻监视着中国境内的点滴动静。

三角架上的高倍双筒望远镜，安放在哨所的窗口上，哨兵紧握着镜筒，时刻转动着、瞭望着。那是在搜捕中国境内的一切动静，以便及时按动红外线特制照相机，摄下录像。

暗淡的壁灯，映照在屋中，给这间壁垒森严的洋楼，带来几分生气。窗外，大风咆哮，雪片飞扬，屋里的壁炉，却

吐着熊熊的火舌。一个五十开外年纪的军官，身穿草绿色呢军制服，背卷双手，焦躁不安地在屋中来回踱步。他，身材矮小，脸色瘦黄，长方形脸上，嵌着一双闪光的鼠眼，细小而深沉，带有几分锐气。窄小的前额，悄悄布上了几丝不很明显的皱纹，两鬓微白，走起路来腰背略弯。倒是显得挺有精神。

他，就是S上校。根据气象台预报，近几天将出现八至九级大风，这是派遣间谍的有利时机。因为，强劲的风涛声，会把吉普车的发动机声淹没；漫天大风，中国的边防巡逻兵会放松警戒。因此，刚才间谍机关决定，明天晚上十二点整，立即开始行动，将“黑猴”派往中国境内。

“黑猴”，原是从中国边境偷越去M国的杀人犯。他年纪三十八岁，矮小个子，走起路来略有驼背。他从小生长在农村里，“十年动乱”中在乡村供销社担任仓库保管员，参加“杀到底”造反队，到处冲冲杀杀，流浪在外，与一些哥儿们厮混，偷窃、赌博样样都干。一九七九年，在一次赌博中输了钱，持刀抢劫台面，将一个赌徒活活戳死。为了逃避法律制裁，在夜色茫茫中，他翻山越岭，潜逃出境，被M国边防军抓获。S上校当时听了边防军的汇报，决定把他作为一个小小的赌注收留下来，准备等到适当时候再抛出去。

壁上的时钟在摆动，钟框里那双猫头鹰眼睛，随着钟摆的摇荡而闪动，发出微弱的嘀嗒声。S上校抬头看了看钟，指针临近十点。他猛地停住脚步，坐到写字台旁，拿起案桌上的装有灯光的放大镜，熟练地移到边境线的地图上，寻找703高地与狮子峰的方位。现在，他正在思考部署派遣方案，这只赌注怎么下法？